

续资治通鉴

③

【清】毕沅·撰 岳麓书社

第三册目录

卷第一百五十	宋纪一百五十	(1)
卷第一百五十一	宋纪一百五十一	(17)
卷第一百五十二	宋纪一百五十二	(37)
卷第一百五十三	宋纪一百五十三	(54)
卷第一百五十四	宋纪一百五十四	(72)
卷第一百五十五	宋纪一百五十五	(89)
卷第一百五十六	宋纪一百五十六	(105)
卷第一百五十七	宋纪一百五十七	(121)
卷第一百五十八	宋纪一百五十八	(140)
卷第一百五十九	宋纪一百五十九	(159)
卷第一百六十	宋纪一百六十	(175)
卷第一百六十一	宋纪一百六十一	(196)
卷第一百六十二	宋纪一百六十二	(213)
卷第一百六十三	宋纪一百六十三	(229)
卷第一百六十四	宋纪一百六十四	(247)
卷第一百六十五	宋纪一百六十五	(261)
卷第一百六十六	宋纪一百六十六	(277)
卷第一百六十七	宋纪一百六十七	(292)
卷第一百六十八	宋纪一百六十八	(308)
卷第一百六十九	宋纪一百六十九	(325)
卷第一百七十	宋纪一百七十	(339)
卷第一百七十一	宋纪一百七十一	(354)
卷第一百七十二	宋纪一百七十二	(371)
卷第一百七十三	宋纪一百七十三	(385)
卷第一百七十四	宋纪一百七十四	(402)
卷第一百七十五	宋纪一百七十五	(418)
卷第一百七十六	宋纪一百七十六	(435)
卷第一百七十七	宋纪一百七十七	(451)
卷第一百七十八	宋纪一百七十八	(468)

卷第一百七十九	宋纪一百七十九	(484)
卷第一百八十	宋纪一百八十	(500)
卷第一百八十一	宋纪一百八十一	(514)
卷第一百八十二	宋纪一百八十二	(528)
卷第一百八十三	元纪一	(540)
卷第一百八十四	元纪二	(557)
卷第一百八十五	元纪三	(570)
卷第一百八十六	元纪四	(586)
卷第一百八十七	元纪五	(600)
卷第一百八十八	元纪六	(615)
卷第一百八十九	元纪七	(630)
卷第一百九十	元纪八	(645)
卷第一百九十一	元纪九	(658)
卷第一百九十二	元纪十	(672)
卷第一百九十三	元纪十一	(685)
卷第一百九十四	元纪十二	(697)
卷第一百九十五	元纪十三	(711)
卷第一百九十六	元纪十四	(729)
卷第一百九十七	元纪十五	(743)
卷第一百九十八	元纪十六	(757)
卷第一百九十九	元纪十七	(771)
卷第二百	元纪十八	(784)
卷第二百一	元纪十九	(796)
卷第二百二	元纪二十	(813)
卷第二百三	元纪二十一	(827)
卷第二百四	元纪二十二	(841)
卷第二百五	元纪二十三	(855)
卷第二百六	元纪二十四	(866)
卷第二百七	元纪二十五	(883)
卷第二百八	元纪二十六	(901)
卷第二百九	元纪二十七	(916)
卷第二百十	元纪二十八	(932)
卷第二百十一	元纪二十九	(946)
卷第二百十二	元纪三十	(959)
卷第二百十三	元纪三十一	(974)

卷第二百十四	元纪三十二		(988)
卷第二百十五	元纪三十三		(1004)
卷第二百十六	元纪三十四		(1019)
卷第二百十七	元纪三十五		(1036)
卷第二百十八	元纪三十六		(1049)
卷第二百十九	元纪三十七		(1067)
卷第二百二十	元纪三十八		(1083)

续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五十

宋纪一百五十 起旃蒙大荒落正月，尽柔兆敦牂十二月，凡二年。

孝宗绍统同道冠德昭功 哲文神武明圣成孝皇帝

淳熙十二年金大定二十五年 春，正月，乙酉，金太子以金主在上京，免群臣贺礼。

太子自守国，深怀谦抑，官臣不庭拜，启事时不侍立，免朔望礼；京朝官朔望日当具公服问候，并停免。至是群臣当贺，亦不肯受。

丁亥，金主宴妃嫔、亲王、公主、文武从官于光德殿，宗室、宗妇及五品以上命妇与坐者千七百余人，赏赉有差。

己丑，广西提举胡廷直言：“邕州卖官盐，并缘绍兴间一时指挥，于江左永平、太平两寨置场，用物帛博买交趾私盐，夹杂官盐出卖，缘此溪洞之人，亦皆贩卖交盐。近虽改行钞法，其本州尚仍前弊。”诏经略司及知邕州陈士英措置闻奏。既而经略司言：“初置博易场，以人情所便；而博易交盐，亦祖宗成法。请只严禁博贩等不得贩鬻交盐，撙夺官课，馀仍旧。”从之。

户部言：“明州东钱湖溉田五十餘万亩，昨缘茭草延蔓，开淘茭葑，堆积沿湖山湾，遂成葑地，资教院僧承佃，垦成田三百餘亩。恐有人户以增租承佃为名，培叠增广，有妨积水。请将彼处葑地不许请佃，仍开为湖，庶免向后埋塞。”诏勾昌泰相视开湖。

宰执言诸州狱案有督促十餘而未报者，帝曰：“自今不须催促，多则愈玩，只择其怠慢者惩之。”辛卯，潼川运司以岳霖稽

缓，特降一官。

初，青羌努儿结，越大渡河，据安静砦，侵汉地几百里。龙图阁直学士、四川制置使留正，密授诸将方略，壬辰，擒努儿结以归，尽俘其党，青羌平。进正敷文阁学士。

癸巳，王淮等请汤思谦与六院差遣，帝曰：“思谦退缩，其弟不可与在内差遣。”淮等言：“思谦作两郡皆有可称，不知与提举何如？”帝曰：“在外不妨。编修官汤硕，亦与外任。”

甲寅，金太子如春水。

二月，庚申，金太子还都。

丁卯，帝语王淮等曰：“自唐、虞而下，人君知道者少；唯汉文帝知道，专务安静，所以致富庶。自文帝之外，人君非唯不知道，亦不知学。”淮等曰：“道从学中来。”帝曰：“知学者未必尽知道，但知学者亦少。”淮等曰：“若唐太宗末年，寝不克终，岂是知道！”帝曰：“人君富有天下，易得骄纵。”淮等曰：“若治安日久，每事留意，则是愈久愈新。”

帝又曰：“天下全赖良监司，若得良监司，则守令皆善。”淮等曰：“监司、郡守，皆在得人。”帝曰：“先择监司为要，若郡守亦当选择。卿等今后除授监司须留意。”又曰：“近日来郡守亦胜如已前。若是资序已到，其人不足以当监司、郡守，则监司且作郡守，郡守且作通判，亦何害！”

淮等因问兴居，帝曰：“朕寻常饮食亦不敢过。”淮等曰：“《易》于《颐卦》称谨言语，节饮食。”帝曰：“观颐，观其所养也。”

壬申，吉州乞将旱伤最重太和、吉水、庐陵县见欠夏税，并与蠲放，从之。

癸酉，金主以东平尹乌库哩思列怨望，杀之。

丙子，殿中侍御史陈贾言：“财计之人，率费于养兵，然所得常不能贍给；而自将佐等而上之，则有至数十倍之多。姑取殿、步两司言之，殿司额外，自统制而至准备将，凡一百二十员，而数内护圣步军全添统制三员，步司额外，自统制而至准备将，亦一十八员；两司岁支，除逐官本身请俸外，供给茶汤犹不下一千万缗。养军之须，固已不啻，而额外重费，又复如此，无惑乎财计之不裕也。且以增创额外，谓可储养将材耶？然诸将或有阙员，未见取之于此；若谓其人不足以备采择，则高廩厚俸，自不宜轻以与之。请轸虑国计，责实政，将内外额名色一切住

差；其在冗食之人，宜赐甄别。如有可备军官之选，则存留以俟正官有阙日补之；或其人不能任使令，亦请随宜沙汰，勿使浑杂，无补国事。”从之。

丁丑，金主如春水。

三月，乙酉，进封皇孙扩为平阳郡王。

辛卯，禁习渤海乐。

是春，诏制举免出注疏。

夏，四月，丙辰，侍读萧燧言：“广西最远，其民最贫。在法，民年二十一为丁，六十为老。官司按籍计年，将进丁或入老疾应免课役者，县役亲观颜状注籍，知、通案丁簿，考岁数，收附销落，法非不善。奈并海诸郡，以身丁钱为巧取之资，有收附而无销落。输纳之际，邀求亡艺，钱则倍收剩利，米则多量加耗。一户计丁若干，每丁必使之折为一钞，一钞之内，有钞纸钱，息本钱，糜费公库钱，是以其民苦之，百计避免，或改作女户，或徙居异乡，或舍农而为工匠，或（乏）〔泛〕海而逐商贩，曾不得安其业。请令帅臣、监司措置行下，从收附销落之制，革违法过取之害。如或仍前科扰，即令按劾。”从之。

己未，金主仍至上京。

右丞相乌库哩思忠曰：“銮舆驻此已阅岁，仓储日少，市买渐贵，禁卫暨诸局署多逃者，有司捕置诸法，恐伤陛下仁爱。”金主纳之。

辛未，右正言蒋继周言：“南库拨付户部，于今二年，而南库之名尚存，官吏如故。请令户部将南库废并，其官吏并从省罢。案太宗分左藏北库为内库，并以讲武殿后封桩库属焉，又改封桩库为景福内库。近年南库分为上、下，寻并上库入封桩库。今所存南库，系前时下库。”帝曰：“尽废必至淆乱，可以左藏西上库为名，官吏可与裁减。”于是诸路岁发南库窠名钱一百九十八万馀缗，改隶本库。后又改称封桩下库，仍隶户部焉。

壬申，金主曲赦会宁府，放免今年租税。百姓年七十以上者，补一官。甲戌，以会宁府官一人兼大宗正丞，以治宗室之政。

金主谓群臣曰：“上京风物，朕自乐之；每奏还都，辄用感怆。祖宗旧邦，不忍舍去，万岁之后，当置朕于太祖之侧，卿等毋忘朕言。”丁丑，宴宗室、宗妇于皇武殿，赐官赏费有差，曰：“寻常朕不饮酒，今日甚欲成醉，此乐不易得也。”宗室、宗妇女

及群臣、故老，以次起舞进酒。金主曰：“吾来数月，未有一人歌本曲者，吾为汝等歌之。”其词道王业艰难及继述之不易，至慨想祖宗，宛然如睹。歌毕，泣下，群臣宗戚捧觞上寿，皆称万岁。诸夫人更歌本曲，如私家之会。既醉，金主曰：“太平岁久，国无征徭，汝等皆奢纵，往往贫乏，朕甚怜之。当务俭约，无忘祖宗艰难。”因泣下数行，宗室亲属皆感泣而退。

是月，边谍言西辽假道于西夏以伐金。帝密诏吴挺、留正议之，周必大劝帝持重，勿轻动。既而所传果妄，帝谓必大曰：“卿真有先见之明。”

五月，丁亥，臣僚言：“诸处夏税和买，止有折帛、折钱二色；惟安吉县独多折丝、折帛、折绫，民间困于输纳。朝廷以其既纳绉绢，又以细丝织绫，许以粗丝织绢，谓之屑绢；自前任颜度申请改屑绢为丝绢，遂使此邑重困。续经邑民诣阙陈诉，已仍许纳屑绢，而夏税产绢，犹用细丝。乞令产绢亦依旧用粗丝织造。”从之。

庚寅，地震。

尚书左司郎官杨万里应诏上书曰：“南北和好，逾二十年，一旦绝使，敌情不测。或谓金主北归，可为中国之贺；臣以中国之忧，正在乎此。将欲南之，必固北之，或者以身填抚其北，而以其子与婿经营其南也。论者或谓缓急准不可守，则弃准而守江，是大不然。既弃准矣，江岂可得而守！陛下以今日为何等时耶？金人日逼，疆场日扰，而未闻防金人者何策，保疆场者何道，但闻某日修礼文，某日进书史，是以乡饮理军，以干羽解围也。

“臣闻古者人君，人不能悟之，则天地能悟之。今也国家之事，敌情不测如此，而君臣上下，处之如太平无事之时，是人不能悟之矣。故天见灾害，春正月日晡无光，若两日相摩者，兹不曰大异乎？然天犹恐陛下不信也，春日载阳，复有雨雪杀物，兹不曰大异乎？然天恐陛下又不信也，五月庚寅，又有地震。天变频仍，而君臣不闻警惧，朝廷不闻咨访，臣不知陛下悟乎否乎？

“古者足国裕民，惟食与货。今之所谓钱者，富商、巨贾、闾宦、权贵，皆盈室以藏之，至于百姓、三军之用，惟破楮券耳。万一如唐涇原之师，因怒粝食，蹴而覆之，出不逊语，遂起朱泚之乱，可不为寒心哉！

“古者立国，必有可畏，非畏其国也，畏其人也。故苻坚欲

图晋，而王猛以为不可，谓谢安、桓冲江左之望，是存晋者二人而已。异时名相如赵鼎、张浚，名将如岳飞、韩世忠，此金人所惮也。近时刘珙可用则早死，张栻可用则沮死，万一有缓急，不知可以督诸军者何人？可以当一面者何人？而金人之所素畏者又何人也？

“愿陛下超然远览，勿以天地之变异为适然，勿以臣下之苦口为逆耳，勿以近习之害政为细故，勿以仇讎之包藏为无它。以重蜀之心重荆襄，使东西形势之相接；以保江之心保两淮，使表里唇齿之相依。姑置不急之务，唯专备敌之策，庶几上可消灭天变，下不堕于敌奸。

“然天下之事，有本根，有枝叶。臣前所陈，枝叶而已；所谓本根，则人主不可以自用。人主自用，则人臣不任责。《传》曰：‘水木有本源。’圣学高明，愿益思其所为本源者。”

时帝临御久，事皆上决，宰执唯奉旨而行，臣下多恐惧顾望，故万里于疏未言之。

太常丞徐谊亦谏帝曰：“人主日圣，则人臣日愚，陛下谁与共功名乎？”帝不能用。

辛卯，以福州地震，命帅臣赵汝愚察守令，择兵官，防盗贼。

壬寅，金主次天平山好水川。

癸卯，金遣使临潢、泰州劝农。

庚戌，帝谓王淮等曰：“闻总司籾米，皆散在诸处，万一军兴而屯驻处却无米，临时岂不误事？可便契勘。大抵赈籾可逐岁循环备荒，若桩积米，须留要害屯军所在，庶军民皆有其备。”

六月，甲寅，金主猎近山，见田垌不治，命答田者。

庚申，金皇太子允恭薨。金主命太子妃及诸皇孙服丧，并用汉仪。

太子天性仁厚，尝奏曰：“东宫贺礼，亲王及一品皇族皆北面拜伏，臣但答揖。望圣慈听臣答拜，庶敦亲亲友爱之道。”金主从之，遂为定制。

一日，侍宴于常武殿，典食进粥。将食，有蜘蛛在粥碗中，典食恐惧失措。太子从容曰：“蜘蛛吐丝，乘空忽堕此中耳，岂汝罪哉！”在东宫十五年，恩德浹人者深。及卒，侍卫军士争人临于承华殿下，声应如雷，百姓皆于市门巷端为位恸哭。时诸王妃主入临，多从奴婢，奴婢颇喧杂不严，枢密使图克坦克宁遣出

之，身护宫门，严飭禁卫如法，然后听入，从者有数。谓东宫官属曰：“主上巡幸未还，太子不幸至于大故，汝等此时以死报国乎？吾亦不敢爱吾生也！”辞色俱厉，闻者肃然敬惮。

皇孙金源郡主玛达格哀过甚，克宁谏曰：“哭泣，常礼也。身居冢嗣，岂以常礼而忘社稷之重乎？”召太子侍读完颜匡谓曰：“尔侍太子日久，亲臣也。郡王哀毁过甚，尔当固谏。谨视郡王，勿去左右。”金主闻克宁严飭宫卫，谨护皇孙，喜其忠诚，愈重之。

壬戌，淮东总领吴玠奏：“欲将镇江都（督）统司诸军官兵日前所欠激赏铺、军须子铺布帛钱并与除放，庶几官兵得其全请贍家。此令一下，足以感士心，足以正师律，足以戒掊克，足以示陛下知行伍之微，恤士卒之至。”帝曰：“军政刻削，杨存中以来便如此，可依玠所奏。”仍降指挥，其它有无似此去处及别有侵刻营运钱等，并诏还之。

丙寅，金乌库哩元忠罢为北京留守。金主责之曰：“汝强愎自用，觊权而结近密，汝心叵测，其速之官！”

己巳，臣僚言：“臣闻一定不易之谓法，循习引用之谓例，故昔人尝守法以废例，未尝用例以废法。今天官诸选，条目猥多，法例参错，吏奸深远，法无已行而或废，例有已行而必得，此其为弊，固非一日。请诏铨部，凡七司所行之事，条法具载分明，可以遵用；而偶无已行者，并令长貳、郎官据法施行，若于法窒碍而偶有已行之例，并不得引用。”从之。

丁丑，帝谓宰执曰：“秋季在近，狱案有稽缓者，可择数事议行遣。今州郡职事，弛慢不一，难为一例，须知宽猛相济，政是以和。前此岳霖降官印榜，行下已久，海尔谆谆，听我藐藐，岂可不明赏罚！使赏罚不明，朝夕谆谆，无益也。”是日，诸路监司、帅臣以所部郡守考察臧否上，惟浙东未具闻，帝曰：“近来废弛事多，须当惩戒，帅臣郑丙、提举勾昌泰各降一官。”

秋，七月，壬午朔，金赐太子谥曰宣孝。

癸未，臣僚言：“淮上州军，逐处皆有桩管米斛，建康、镇江大军屯驻，又有总司钱粮。惟太平州、采石镇沿江要害去处，去岁民间艰食，州郡必无储备，闻淮上去秋成熟，淮人多有载米入浙中出巢不行。今来秋成在近，望先支降本钱付总领所，及时和籴。”诏：“赵汝谊于建康务场见桩管会子，委官就采石仓措置。”

诏罢荆门军涪河、武宁、黄泥税场，以前知军陆洸言豪民买扑扰民故也。

壬寅，内藏库奏和州、无为军、常德府所欠分钱，乞再限一季起发。帝曰：“近日和州却以三千缗赂内侍求免。事觉，所免只五千缗，却用三千缗属托，谓何？”王准等对曰：“其意以为可长久得免，故不惮一时之费。”帝曰：“守臣张士儋、张临、赵公颐，各展二年磨勘，更与展限半年，须管发纳数足。”

吏部言：“二广考试补摄官人，请依本部铨试出官指挥，将考校到合格人，以十分为率取五分。”从之。

先是广东提举韩璧言：“二广两荐之士，许试摄官，谓之‘试额’；二年再试，谓之‘待次’；累至三试，谓之‘正额’；然后就禄，或任盐税，或受簿尉，至有阙官之处，虽待次亦得以滥授。其试摄程度，大略如铨试之五场，自非杂犯，虽文辞鄙俚，亦在所录，侥幸太甚。请自今一如铨试法，下吏部勘当。”而有是请。

甲辰，罢常德府、复州税场，从提举赵善誉之请也。乙巳，罢江都、泰兴、山阳、天长、高邮税场，从提举赵不流之请也。帝曰：“此皆有益于民之事，日行一事，岁计则有馀矣。”

臣僚言：“窃见浙运耿秉，近因属邑版帐钱额太重，乞与属郡评议，将额重处量减，诏从其请。两浙版帐钱额之重，实与江西之月桩相似，二浙州郡亦自窘匮，就诸县之额太重者与之斟酌，县有毫厘之减，则民有毫厘之惠。若诸路得一贤转运使，则不待冠盖交驰，而裕民之说行矣。望出此疏付版曹，行之浙运，更令耿秉与诸郡守臣悉心讲究，次第行之，诸路得为楷式；更愿陛下不惜少裨版曹，以苏民力。”从之。

戊申，金主发好水川。

八月，甲寅，监察御史冷世光言：“监司岁出巡阅，吏卒诛求，所过骚然，一县之中，凡数百缗仅能应办，否即（据）[据]摭生事。清明诏诸路监司，今后巡阅，力革此弊，所用随行吏卒，各于州郡差拨，逐州交替。”从之。

丁巳，帝谕宰执，二广盐事当并为一司。王准等曰：“外议，并司后恐广西漕既不预盐事，即无通融钱物，或至支吾不行。”帝曰：“如此，须更商量。盖天下事全在致思，思之须有策。穷则变，变则通。譬如弈棋，视之如无著，思之既久，著数自至。”

辛酉，诏：“提领封桩库所支降会子，付淮东、淮西、湖广

总领所，并充今年和籴桩管米本钱支用。”

壬戌，诏：“封桩库支降会子，委浙西提举罗点和籴。”

乙丑，诏曰：“朕惟差役之法，为日盖久；近年以来，又创限田之令，可谓备矣。然州县奉行不公，豪贵兼并太甚，隐寄狭户，弊端益滋。一乡之中，上户之著役者无几，贫民下户，畏避弃鬻，至不敢蓄顷亩之产。莫若不计官民户，一例只以等第轮差，如此，则不惟贫富均一，且税籍之弊不革而自去。可令户部、给舍、台谏详议闻奏。”

丙寅，提举常平茶盐公事赵巩朝辞，帝曰：“盐事利害稍重，凡事可亲临，勿容官吏滋弊。至赃吏，不可不按。”

癸酉，知建康府钱良臣奏：“秋教按阅禁军，路铃、训武郎胡斌，恃酒无礼，望赐罢黜。”帝曰：“胡斌素多口，以旧在潜邸，故略假借，乃敢辄犯阶级，可降两官，放罢。”

甲戌，秦焞奏德安府巡检张革，慢弃本职，于公所置前任守臣，乞罢黜。帝曰：“此风不可长。放罢轻典，更降两官。”

丙子，诏蠲会稽借贷官米。

九月，甲申，诏兰溪借过常平钱收买稻种，并蠲放。

金主次辽水，召见百二十岁女真老人，能道太祖开创事，金主嘉叹，赐食，并赐帛。

(乙)[己]酉，还中都，临宣孝太子于熙春园。

丙戌，国子祭酒颜师鲁请奖进节义之士，帝然之。

辛卯，礼部言：“太史局与成忠郎杨忠辅所陈历法异同，请差监视杨忠辅同太史局不干碍官测验施行。”帝曰：“日月之行有疏数，故历久不能无差。大抵月行道远，多是不及，无有过者。至日可遣台官并礼部官看验。”乃命礼部侍郎颜师鲁监视测验。

先是忠辅言：“南渡以来，尝改造《统元》及《乾道》二历，皆未三年，已不可用。目今见行《淳熙历》，乃因陋就简，苟且傅会而已，验之天道，百无一合。《淳熙历》朔差者，自戊戌以来，今八年矣。忠辅因读《易》，粗得(太)[大]衍之旨，创立日法，撰衍新历，凡日月交会，气候启闭，无不契验。今己巳岁九月望，月蚀在昼，而《淳熙历》法当在夜。在昼者蚀晚而不见，在夜者蚀早而见，若以昼夜辨两历之是非，断可决矣。”故有是诏。寻命官测验。是夜，阴云，不见。

壬辰，臣僚言：“吏部差注知州，请并令长贰同共铨量其人材堪与不堪应选，保明闻奏。或前任有过犯者，亦酌其轻重，为

之去取，其人材不堪应选者，即予报罢，庶几不致冒滥。”诏：“自今吏部差注知州，同共铨量，先次保明闻奏。”

癸巳，起居舍人李献言：“郊禋之际，命官行事，皆所以尊天礼神；赞导之吏，利于速集，往往先引就位以待行礼。立俟既久，筋力有限，徙倚疲顿，或至倒侧，及当行礼，多不如仪，肃敬之诚，何从而生！”帝曰：“此说诚然。朕往在潜邸为亚献时，催班亦早，时风紧帘疏，颇觉难待。况百官既无幕次，又立班太早，所谓虽有肃敬之心，皆倦怠矣。盖引班吏只欲早毕它事，宁顾时之未可。今只须先二刻催班。”

丁酉，郭杲申襄阳府木渠下屯田二麦数，帝曰：“下种不少，何所收如此之薄？可令郭杲细具因依。”帝又曰：“所在屯田，二麦于六月终，稻谷于十月终，可具数闻奏，仍先申尚书省。”继以湖广总领赵彦逾、知襄阳府高夔、京西运判刘立义、鄂州江陵副都统阎世雄奏襄、汉之间麦稻熟时，乃诏二麦于七月终，稻谷于十一月终，具数闻奏。

中书门下省言前知绵州史祁，得替之日，将本州见在钱指为羨馀，献总领所，希求荐举，诏史祁特降一官，放罢。

冬，十月，丙辰，谕建康府副都统阎仲曰：“朕惟将帅之弊，每在蔽功而忌能，尊己而自用，故下有沈抑之叹，而上无胜筭之助。殊不知兼收众善，不掩其劳，使智者献其谋，勇者尽其力，迨夫成功，则皆主帅之功也。昔赵奢解阝与之围，始令军中有谏者死，及许历进北山之策而奢许诺，卒败秦师。卿当以奢为法。”仍刊石给赐殿帅以下。

金尚书省奏亲军数多，宜稍减损，诏定额为二千。宰臣退，金主谓左右曰：“宰相年老，艰于久立，可置小榻廊下，使少休息。”

庚申，诏：“两淮并沿边州军归正人请占官田，昨累降指挥与免差税赋；今限满，理宜优恤，可自淳熙十三年为始，更与展免三年。”

甲子，金主谓宰臣曰：“护卫年老，出职而授临民，字尚不能书，何以治民！人胸中明暗，外不能知，精神昏耄见于外，是强其所不能也。天子以兆民为子，不能家家而抚，在用人而已。知其不能而强授之，百姓其谓我何！”

乙亥，知隆兴府程叔达请将淳熙十年分百姓未纳税苗蠲放，其上供及分隶之数，自行管认。帝曰：“不亏公家，又有利于百

姓，可依奏。仍令出榜晓谕。”王淮曰：“以此观之，州郡若得人，财赋自不至匱乏。”帝曰：“此须守臣自不妄用。若妄用，何以表率胥吏，使财赋有馀！”

十一月，甲申，司农少卿吴燠言：“宜令有司集议，冗食之吏散在百司者，务从减省，先自省部始。若夫不急之官，宜汰之兵，亦可以次第省废，其于大农岁计，不为小补。”帝曰：“遽然省罢，人必怨惧。可行敕令所参照条法，合省减人数，且令依旧，俟离司或事故，更不作阙。其合减兵卒，亦许存留，如事故更不差拨。”

前将作监朱安国言：“文思院制造，有物料未到者，转移以应急切之须。愿明诏，自今文思院制造，不得转料。又，皇城司差亲从官二人充本院监作，动辄胁持，邀取常例，宜罢差。”帝曰：“然。亲从官诚宜罢之。”

以知漳州黄启宗清廉律己，抚字有劳，除秘阁，再任。

庚寅，金葬宣孝太子于大房山。

金主欲加以帝号，问于群臣，翰林修撰赵可对曰：“唐高宗追谥太子宏为孝敬皇帝。”左丞相汝弼曰：“此盖出于武后。”遂止。乃建庙于衍庆宫。

戊戌，金以皇子曹王永功为御史大夫。

辛丑，冬至，郊。先是诏史浩、陈俊卿陪祠，皆辞。

十二月，庚戌朔，加太上皇尊号“绍业兴统明谟盛烈”八字，皇太后“备德”二字。壬子，王淮等贺册宝礼成。帝曰：“前日慈颜甚欢。”淮曰：“陛下奉亲至诚，载籍所未闻。”帝曰：“太上赐朕销金背子一领，但色差浅，此便是昔人斑衣。来岁庆寿日，更服以往。”淮等曰：“洵盛事也。”

癸丑，尚书右司郎中何万言：“今之风俗，视旧日侈，此家给人足不能如往时也。本朝自淳化后，已号极治，仁宗深虑风俗易奢，景祐二年诏：‘天下士庶之家，非品官无得起门屋；非官室寺观毋得彩绘门宇；器用毋得纯金及表里用朱；非三品以上及宗室、戚里家毋得金棱器及用玳瑁器；非命妇毋得金为首饰及真珠装缀首饰、衣服；凡有床褥之类，毋得用纯锦绣；民间毋得乘檐子，其用兜子者，舁无过四人；非五品以上毋得乘闹装银鞍。违者，物主、工匠并以违制论。’今请考其违戾于礼法者，开具名件，严立禁戢，始自中都，以至四方，则用度有制，民力自宽。”诏礼部参照景祐诏书并见行条令讨论闻奏。

甲寅，茶马司言宕昌马场岁额所管，皆是远蕃入中，其间多蹄黄怯瘦之类，若行排拨，必致损毙。令于西和州置丰草监，并宕昌良马监，务应歇养。

金枢密使图克坦克宁请立金源郡王为皇太孙，以系天下之望，曰：“此事贵果断，不可缓也。缓则起觊觎之心，来谗佞之言，岂惟储位久虚，而骨肉之祸恐自此始矣。”金主以为然。戊午，诏起复皇孙金源郡王玛达格判大兴尹，进封原王。

庚申，知成都府留正以病告，帝曰：“留正病，可即择人知成都。”王淮等荐赵汝愚，帝曰：“朕亦思之，无如汝愚，其处事不偏，可任也。”

癸亥，权发遣简州丁逢朝辞，论今日财赋，窳名之数多，养兵之费重，民力有限，而州县之吏，并缘名色，巧计侵移，重困民力，请严行禁止。帝曰：“卿到简州，当遵守所言。”

丙寅，金左丞相完颜守道，左丞张汝弼，右丞钮祜禄额特喇，参知政事张汝霖，坐擅增东京诸皇孙食料，各削官一阶。

丁卯，湖北提举赵善誉言：“江陵府高陂河渡，请尽废官课，听从近便居民各以舟船渡载，庶几豪民不得专其利，而民力无迫胁阻滞之患。”从之。

甲戌，金主谓宰臣曰：“太尉守能，论事止务从宽，犯罪罢职者多欲复用。若惩其首恶，后来知畏；罪而复用，何以示戒！”

金主闻有司市面，不时酬直，怒监察不举劾，杖之，以问参知政事程辉，辉曰：“监察君之耳目，所犯罪轻，不赎而杖，亦一时之怒也。”金主曰：“职事不举，是故犯也。杖之何不可？”辉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

乙亥，忠翊郎、殿前司左翼军统制盛雄飞，特降两官，送隆兴府居住。以不亲临教阅，添置回易，泉州以其事来上，故有是诏。

丙子，金主谓宰臣曰：“原王大兴行事如何？”额特喇对曰：“闻都人皆称之。”金主曰：“朕令察于民间，咸言见事甚明，予夺皆不失常，曹、鹵二王弗能及也。又闻有女真人诉事，以女真语问之，汉人诉事，汉语问之。大抵习本朝语为善，不习则淳风将弃。”张汝弼对曰：“不忘本者，圣人之道也。”额特喇曰：“以西夏小邦，崇尚旧俗，犹能保国数百年。”金主曰：“事当任实。一事有伪，则丧百真，故凡事莫如真实也。”

金主尝与宰臣议古有监军之事，平章政事襄曰：“汉、唐初

无监军，将得专任，故战必胜，攻必克。乃叔世始以内臣监军，动为所制，故多败而少功。若将得其人，监军诚不必置。”金主嘉纳之。

是岁，知龙州王偶上《东都事略》。

诏舒、蕲二州铁钱监岁铸并以二十万贯为额。

淳熙十三年金大定二十六年 春，正月，庚辰朔，帝诣德寿宫行庆寿礼。大赦，推恩。

戊戌，诏：“淮东、淮西、湖广总所并江、池州、襄阳、江陵府大军库见在金银钱会，并限半月具申尚书省。”

甲辰，金主如长春宫春水。

二月，庚戌，诏：“潼川运判岳霖职事修举，除直徽猷阁，再任。”

知静江府詹仪之为通判沈作器乞官观，帝曰：“此门亦不可开。监司按通判则可，知州于通判按举皆不可。若通判只是随州，焉用通判！其改差别处通判。”

乙卯，步军都虞候梁师雄，奏射铁帘合格官兵人数，帝曰：“闻射铁帘诸军，鼓跃奋励，可作士气。”周必大对曰：“兵久不用则气惰。今陛下以此激劝，将见人人皆胜兵矣。”

癸酉，帝谓侍臣曰：“朕观唐世大将，得人颇多，盖缘内讨方镇，外有吐蕃、回纥，无时不用兵，所以人皆习熟。国朝仁厚，不动兵革馀三五十年，故名将少。”王淮曰：“人材遇事乃见。但中外多事，用兵不已，亦非美事也。”

金主还都。乙亥，诏曰：“每季求仕人，问以疑难，令剖决之。其才识可取者，仍察访政迹，如其言行相符，即加升用。”

丙子，帝曰：“自古人主读书，少有知道，知之亦罕能行之。且如‘与人不求备’、‘检身若不及’二语，人君岂不知之！然所行不至。陆贄论谏淳复不已者，正欲德宗知而行之；如魏征于太宗，则言语不甚淳复。且德宗之时何时也？而与陆贄论事，皆是使中人传旨。且事有是非，当面反覆诘难，犹恐未尽，投机之会，间不容发，岂可中人传旨！朕每事以太宗为法，以德宗为戒。”

三月，丙戌，淮东、淮西总所具到军库见钱、会子及务场钱数。诏：“就本府认数桩管，非朝旨，不得擅行支使。”

己丑，金尚书省拟奏除授，金主曰：“卿等在省，未尝荐士，止限资级，安能得人！古有布衣入相者，闻宋亦多用山东、河南